



貝經
善惡帳
上

□ 13
1058
1



門口仁3
號/052
卷1-2



伊東
藏書

贅語五善惡帙目次

上

善惡訓

性習第一

生性第二

人道第三

爵德第四

諸子第五

下

誠偽第六

善惡帙上



云為第七

聖人第八

立準第九

治亂第十

仁義第十一

贅語五

善惡帙上

日本 鎮西 三浦晉安貞 著

物之並立于天地才各有長短而以人比物其所短在本氣所長在神氣以神長而意智率情慾之感而運是以人之為性能相結焉不結則聞爭擾亂成本氣短則生不自立能略萬物而立其所略已多所結已廣於是夫婦合焉父子親焉君臣序焉朋友和焉天下致一而已異於禽獸之群而不結不結而不亂者不亂者取物

有分亂者取物而盡取物之間為結解以觀才之巧拙巧拙觀意智之運情慾巧于結者為賢拙于結者為愚是乃悅怨羞感之不可已者成善惡是非已抱悅怨羞感且有事於本氣之不足於是結之樂踰物解之苦踰物條理之故未立于世人唯逐其末天人之分不明人物之故不辨不知道德之修以素為瑩還以瑩歸素矣爰作此編與同志之人語

善惡訓

人亦一性一體性氣也故沒體體物也故露性蓋人

之氣體以祭而為以混而成於是祭混氣體分氣體之混然者用成于通氣體之祭然者用成于隔隔則耳目鼻舌手足陰乳各有官司而彼此不通通則氣液骨肉情慾意智全用一身而彼此不隔故身生之體用意為之性才有所融而官司全用之體中氣以為生之天物以為身之地性中性以成意之天才以為為之神推成者於所為則天地即本根天神即精英以成其一焉體之以用而行猶才之自性而運於是天地用體造化運性一則莫不融通二則莫不感應是以混物成祭氣混氣役祭物意有心性為開為

情欲意智

技心性為于混氣為技成于衆體混氣運于內祭體
 接于物蓋性者生也以本而素也心者神也以華而
 文也是以情慾素而意智文也情慾者感應之氣也
 意智者知運之神也是故情者神之動氣也慾者氣
 之動神也故情牽於外而愛憎感慾求於內而欲惡應
 意者思惟謀慮之神智者知覺分辨之靈為以運用
 技以言動交接之間善惡是非于運為虛實守禦于
 言動以一而意智運為以二而情慾感應感應見性
 運為見才然而運為作感應感應作運為感應苟無
 智覺之辨別則將混禽獸也愛憎情也欲惡慾也愛

欲謂好憎惡謂惡好惡未經思辨混然于善惡是非
 好惡者感應之性悅怨于衆心而善惡分思辨者運
 為之心當否于事空而是非成悅怨未截然于分辨
 當否何貼然于感應禽獸之所以異人者徑行感應
 之情慾而拙于思辨之運為也故彼拙于神氣之所
 運我短于本氣之所立感應者性之所自然故不教
 而好之不學而惡之運為者心之所使然故思而得
 之學而能之悅然成安危自情慾起當否致榮辱自
 意智出情疏而通之則能保感應意思且學焉則能
 盡運為蓋天下之態彼我及用逸我則勞人利我則

養正五 善惡映上

害人此取則彼失此美則彼醜我欲逸故苛刻與我
 惡害故利事萌此欲取故不慮他之失此羞醜故妒
 人之美若弗之思辨則豈不罔然從所好哉思此慮
 彼知此辨彼他之好惡猶我之好惡思辨措于事之
 空善惡是非之所以分也性者我之天率爾而感心
 者我之神思惟而應故耳目口體身也視聽食作氣
 也耳之欲聲目之欲色舌之欲味體之欲安生之適
 否也欲辨不善惡察不惡轉惡使善變是使非神之
 運為也是故人之為性善亦欲之利亦欲之惡亦惡
 之害亦惡之故思辨利害之心即思辨善惡之心也

是以為孝為忠為悖為逆其嗜膏粱安茵席甘糟
 安湯火無他意智役情慾與情慾役意智之間也利
 之害之得之失之神為往來之狀以吉以凶以美以
 醜天成收跡之貌利得吉美不教而好之失害凶醜
 不學而惡之然其所好不必是善其所惡不必是惡
 思而後辨之學而後能之疏通保感應之道也擇修
 空運為之法也修而疏矣惡沒而善立非消而是成
 是以言行不得不重于擬議也故愛憎欲惡非分善
 惡是非而動焉分動則有善惡是非而存故情慾為
 主則擇修成于得失利害之私終喪思辨之正意智

為主則好惡成于取舍辨別之公終克情慾之邪於是擇修和好惡適于衆心達于天下故君子使性聽命於思辨之明小人使心聽命於好惡之感感應已與運爲別則所好不能專所惡不得廢是以雖適人情或病于是雖當事宜或病于善善不病于是而仁成于天下是不病于善而義通于四方非學莫知之非禮莫行之是以學務通天人禮在履威儀故其則曰師天友人與時通塞與處行止與天下偕適與天下偕當是故學禮者仁義之修具由之則修舍之則荒裸者忌燭沐者彈冠好惡雖一修荒換思夫寒欲

衣饑欲食人之天也寒謀衣饑營食人之神也故雖不衣則凍安之于不衣雖不食則饑安之于不食是運爲有所分辯而氣聽命也謂之有所擇意智之明也心者動於所觸者也以動於所觸者修之於所擇是以學擇其術處擇其里口擇其言身擇其動蓋物有有于內者有行于外者有于內者德也行于外者道也人得道德於天而未之修爲得于天而猶未得之於人之將修之各國異俗意匠千態請嘗通諸天地而說茫茫八紘大海環繞而壤地曼衍于其中而人之居其間或山海隔絕或風土夙別因地制產

道德同異

各自成俗。人之性情非有他也。獨意匠之設施異焉耳。勢之所至不能如禽鳥之爲群。夫人心鬱達有治亂榮辱之事。而各壞產人傑。立道立法以納其民於斯中。愛養保護。雖同其志。立言垂範異途而馳矣。是以修德不齊。行道自別。其稱先覺者。雖開眼於物表。薰蒸爲葛藤。習慣如自然。降此則各設窠窟。據門戶。務守禦。以其道許符於天。遂議他之不合。天是不歸其素於天。而爭玄黃於人也。故爲學者。須通天人。若以制於人之道。成于己之德。爲成于天下之仁。通于四方之義。則未也。謂之師。天友入之則則未也。夫人類

天人

有親疏等有尊卑。列之爲父子。爲兄弟。爲君臣。爲夫婦。機會殺活。態抱治亂。悅怨榮辱。起伏其中。誠僞千態。當遇萬狀。若取一途。御多方。則焉得不致聞爭。故學唯通天人。功能安人。是故心性者得乎天。修荒者成于人。得乎天。之道德無。成于人。之道德有待。修爲己。己居人。奉得于天者。而修成乎人。是故古之人。傑能貴德。修道要不過修心治人。二途。己入其境。成其趣。桃紅李白。綻春風。蘆華楓葉。媚秋霜。自其本原。觀其未弊。則烹熟之火。延廬舍。灌溉之水。致陷溺。唯爲天下立安衆之功者。益其所利。損其所害。君者

爲衆拯其焚溺者也。師者爲愚爲其嚮道者也。人之爲人立道忌荒取修。夫成者自然。修者有擇。擇修之道如采藥。耘苗采藥者抽良於離。離耘苗者除莠於蓬蓬。以天下觀天下之心。猶望離離於山。見蓬蓬於田。皆具而天也。擇而人也。故善惡之在人而反心與毒藥苗莠之在生而反物同焉。君舉賢使能則民向善矣。用邪任奸則民化惡矣。舜者古之聖人也。善與人同。舍己取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好善惡惡者天下之同情。舉人之所同欲者行之於同欲之人。察人之所同惡者懲之於同惡之人。於是好惡不與人違。故

學

令則行。禁則止。唱則和。焉道則從焉。讓亦悅之。取亦悅之。是之謂大同。雖然不學則無術。所貴乎智者。學也。學毀其鄙。明通四方。若未達天人。仍舊昧其目。學有諸家之分。有古今之異。諸家之態。則畫區域。事護訐。古之學者。不經文字。今之學者。牢貼章句。開明由茲。屈才由茲。故學師天友。人師天則能順之。友人則莫所局。促得之於大同。不責之於各好尚。故其治人也。能爲運用。能保感應。趣舍嗜好者。衆之私意也。人各有其意。則各有所向。所向不同。則所見不同。所見不同。則所養不同。所養不同。則所是非不同。所是非不

同則所守禦異也。所守禦異也，則道路及目矣。是謂各異。何其大同？何其各異？生之別也。若不通于此，則或不知其子之惡，或置赤子於愛外，故以同誣異者，非也以異疑同者惑也。議論紛若，則是非熾而善惡藏，人情疏通則善惡適而是非公。

性習第一

論衡曰：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皆言性有善有惡。然則言性於善惡也久矣。孔子以為近，莊子以為偽，孟子以為善，荀子以為惡。孟子蓋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

性說

之。是乃仁義禮智之端也。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非自外鑠也。牛山之木，不美者，非山之性焉。斧斤伐之也，五穀不如萑稗者，非穀之性焉。養之失也，養而不害，擴而充之，仁義之心，不可勝用。女何其弗勉焉？荀子非之，謂性者天之就也，感而自然，不學而能者也。故好利惡害，好聲色，好愉快，是生而所有者也。順是，故爭奪殘賊，淫亂驕奢，自生焉。聖人為之，立禮義道德，誘正禁邪，故性惡也。善者，聖人之偽也。若為不然，則試使天下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彊者害弱，衆者暴寡，木未直，受繩則直，金未利，就礪則

利女勿恃性。以日孳孳焉。董仲舒以情性配《易》。以
《易》配善惡。故其意謂性者易而善。孟子之所說也。
情者。舍而惡。荀子之所說也。劉子政則以性為不發。
為舍。以情為形出。為易。則善惡屬情。告子則為性無
分善惡。揚子則為性善惡混。王充則謂性定有善有
惡。善漸於惡。惡漸於善。成為性行。故初生意於善。終
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故性之善可變為惡。性之
惡可變為善。蓋分性行之善惡而言。於是論孟荀揚之
說。曰孟之所說者。中人以上者也。荀之所說者。中人
以下者也。揚之所說者。中人也。然非三子者之意矣。

韓子又兼三者。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
物而生也。性有上中下。其所以為性者。有仁義禮智
信。情有上中下。其所以為情者。有喜怒哀懼愛惡慾。
性之上者善矣。中者可道而上下也。下者惡矣。上者
之於五。主於一。而行於四。中者之於五。一不少有焉。
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
四。情之上者之於七。動而處其中。中者之於七。有所
甚。有所亾。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者之於七。亾與甚
直情而行者也。宋儒涑水是楊說。其他專據孟說。而
其說亦各不同。胡子以性善之善。為贊嘆之辭。故別

有對惡之善亦非孟子之意矣。蘓子則曰性善猶火之熟物性惡猶火之焚物是亦苦善之難專言而補綴二說亦非孟荀之意矣。程朱則曰性理也氣有惡混於是。有本然氣質之辨。夫有之於無動之於靜去之於來生之於化廢一則不存一故目然存開闔鼻然存噤喻是天地之條理。會易之勢也。故以性專歸善則不得不別占置惡之地矣。雖既以氣質占置惡之地而苦於除性中之惡是以程子亦曰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得不謂之性焉。朱子亦答張敬夫曰性不可以善惡名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

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氣質已有善惡性有善而無惡豈天地之條理哉。如使善無惡之名則惡必以無善之名為對。又與胡子以善為贊辭相伯仲。可知其說之苦矣。蓋言善者以意智所有之明為主言惡者以情慾所有之私為主。未知心性條理之分者也。伊尹曰習與性成。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性者民之素習者君之教化其說主教化重在習矣。教化之道荒而議論興人以口舌務勝欲以言論移人於善故言性善者憂言性惡則人自棄言性惡者憂言性善則人自恃。不知其自勵者以善

心性

論語五
喻之則愈勸以惡喻之則力矯其自棄者以惡喻之則歸罪於天以善喻之則任善於自然性爲文之素心成素之文然而情慾自然之氣意智使然之神故情也者感物而動愛憎者也慾也者應物而欲惡之作者是故男女之於色怨讎之於憤耳目之於聲色口體之於服色感應以觀情慾矣意者心之靈其事則思惟謀慮由所觸而喜怒應智者心之神其事則知覺分辨由所遇而哀樂感而意智有明暗情慾有厚薄性也明以之暗暗以之明明以之薄薄以之厚心也故徇情慾則意智爲役而思辨成於情慾從意

智情慾奉命而好惡成於意智是以人之於色美則悅之接則足焉於飲食美則旨之食則飽矣淫奔親迎擇於色者也獻酬紛臂擇於食者也不擇之於意智則情慾何嫌禮淫恭不恭焉孺子之將入井亦隱姦宄之就苦楚亦隱人之害人之善亦惡人之妨己之慾亦惡不容不擇焉故從容而樂者不以糟糠易膏粱感激而歎者不以湯鑊易茵席此豈性之所欲哉故怒於讎者卽感於恩者而對局爭行者卽在射揖讓者也性者自然者習則成自然故古人不言之於性而言於習今其以善惡爭性者猶以毒藥論

生雖生不外毒藥。毒藥非生矣。生惟生焉。分所以生者。則毒藥自分。若執論之。則偏言毒。偏言藥。或混言之。或分言之。各不乏於其證。惟生存毒藥。思分毒藥事異。則機之所觸不同。所觸之機。出於自然。處事則成於思辨。若曰。隱出于性。忍不出于性。讓出于性。奪不出于性。豈理哉。且雖隱讓似美德。亦各存善惡。是非則不擇之。隱讓不足為善也。然則聖之所具不外於情慾。愚之所有不外於意智。故情慾勝則小人也。意智勝則君子也。矯情懲慾。能養意智者。志士也。任情縱慾。晦於所擇者。棄人也。學則能知修。則能至。

者。聖也。教而不化。道而不進者。愚也。雖頗知所取舍。未能勝其私情慾。與意智相爭。是為心戰之人。機在勝敗。思辨薰蒸於見聞。而已智長於此中。以為堯舜之民。以為盜跖之徒。以為儒。以為佛。是為風化之人。故仁智者。好惡思辨之美。禮義者。擇修措置之方。亦道德之散名。非性之名焉。道與德不相離。故孔門說仁。非慈愛忠恕。則志行禮樂也。夫先王之於禮樂。由人情為之。豈曰自外鑠哉。先王之於禮義。將矯枉防淫。豈曰不兵之利。自礪木之直。自矩哉。金之利。雖不自外鑠。礪之磨。自外來。木之直。雖不自外鑠。矩之。

直自外來詩曰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橫目豎鼻大同也。美醜長短各異也。同而不同異而不異。猶如其面焉。故合其所異則人情不適。分其所同則天下壞亂。夫意者忌偏。智者貴融。偏則隔焉。融則通焉。習有所深。見有所向。思有所注。智有所蔽。抑揚過快。護訐依黨。未能不謬于天地。故學將學正也。而學以為偏。習將習正也。而習以為偏。蔽有好尚。自斷是非。思注於所見。反目而歇。悲夫。禮樂者教化之道。習之正者也。仁義者彝倫之教學之正者也。兼有其德位者則以教化為陶冶。故使天下移情慾。變意智。而不自知。

教習

焉。周公其人也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不能施才於一時。負荷道德使百世知所向而振起焉。仲尼其人也。夫以教化陶冶人者能負道德以道德振起人者以學禮立所向矣。勢然學習譬之於苗則耘耔灌培之事也。耘耔灌培則長不耘耔灌培則不長。耘耔灌培則長者亦苗之性也。不耘耔灌培則不長者亦苗之性也。學習之於民大矣。古人不恃性而慎習。阿衡尼父之言然。晏子送曾子曰。蘭之本三年湛之以漉醕。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之者美也。願子詳其所湛者。孔子聞之稱以君子。故詩曰。

養正 善惡快上

十一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宋儒以理為性。故以孟子之所言為本。然以伊孔之所言為氣質。於是言性。歧子曰。與聖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今他邦之俗。畜牛羊犬豕。而長之。忍其觶。釀而食之。甘其味。以饗諸上客。貴其肉。以薦諸鬼神。今如我俗。以此為穢。啗之者。不得與祭祀。乞者骨立。而不食。婦女語及此。則多致嘔噦。習之移人。如此。孰辨習與性。且今之俗。於烟酒也。用同飲食。其未慣于服也。今日眩咽塞。既已慣之。雖

不開。饑渴而與。饑渴何異。故水穀人之天性也。烟酒習之。與性成也。人生必慣。故難見其素焉。未見其素。則奚知其薰蒸者焉。風習之入人。猶油膩之於櫛。紅藍之於帛。薰染不自知。以之爭其素。空乎百家之紛紛也。風習者。治亂之始。民心之所成。不正也。邪僻之傲。不重也。輕薄之染。置之於王治。皞皞如移之於霸世。驩虞如置於山野。則敦慤。置之於市鄽。則奸巧。孔子曰。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若謂之其素。則桀紂不能率禹湯之民。為暴。湯武不能率桀紂之民。為治。凡人心無古今。南北風化。則有古今。南北見其俗。而疑其性。

執其化而論其天。譬猶取泥塑人。曰土有面目。飲酒醴曰米。醉人焉。故不見其本然。則立教也。差不知與性成者。則施教也。謬君為陶冶師。為模範。而民為土。鐵曲直利鈍。皆在其術中。教失政謬。咎將歸誰。夫孩提之兒。不見母。則泣。抱于父。則笑。予則悅焉。奪則怒焉。夷貊胡越。一也。其至己。推髻辨髮。文身衣冠。青其袍。緇其衣。則漁者走水。獵者走山。日成趣於所向。月視疵於所去。甲是則乙非。彼善則此惡。稱誠稱偽。稱虛稱實。稱有稱無。愚者眩目。能者攘臂。以其所好。意天下莫美焉。願以之易天下。以怒以憂。夫一人之所

議論

王道

見則一人之見也。一人之所能。則一人之能也。今以己之見能。技癢望天下。同于己。各主張其道。攻向于外者。於是百家競起。是非愈多。道愈小矣。是故王者之治民。有害則疏。苟無害者。不強一律。於我所向。是非惡歸于一。而爾為能知眾情也。夫好惡者。天下之同情。見趣者。百家之各議。人病於是非。而固於好惡。未能以教化陶冶人。未能負荷道德。振起世。讒譎而爭。各有是非。而存雖可供之於芻蕘。抑末也。君者風也。使民東西。師者表也。使人曲直。君師使之薰染。浹洽。則民日移。而不知天下同然。一其好惡。是非自時。王之禮制出。君之美也。

齊語五 善惡映上

十五

取天地之善。屏天地之非。先大立正師之良也。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生性第二

有生則有身。有性則有心。心有性。亦猶身有生焉。水燥土石。精靈感運在我。氣液骨肉。心性為技也。生者身之氣也。故生與性成。身者生之物也。故心與身具。身者耳目鼻舌也。生者視聽嗅味也。性者其好惡也。心者其運為也。是以有牛之生。則有牛之性。有牛之

身。則有牛之心。有犬之生。則有犬之性。有犬之身。則有犬之心。人亦為然。但人之心性。以他物之心性比之。則猶以他物之身生。比之於人之身生。類不同。則氣不同矣。其理灼也。且夫物有同異之辨。聚蚌蛤。觀之。顆顆彷彿。比大小。方長短。參差不合。入山觀木。樹樹依稀。分疏密。撰曲直。千貌萬形。故禽獸與我同血氣之類也。故同具情慾。意智。草木不與我同類。故情慾意智。不與我同焉。我與他同類。是以不得大異焉。雖同類。而別生。是以不得盡同矣。是以橫目豎鼻。不得大異焉。美醜長短。不得盡同矣。好善惡惡。不得大異

馬趨舍嗜好不得盡同矣。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然而人心之不異，亦如其面焉。故西施毛嫵之美，不必出一貌矣。無鹽嫫母之醜，不必出同姿矣。譬之是猶衆歌者，宮商同出一律，而聲音各自異矣。其所同亦此性也。自孟子以善之所發見說性，荀子以所不學而好惡駁之，是以善惡爭性者也。揚子摸稜之韓子支離之，是亦以善惡爭性者也。列仁義禮智信之五而數性，列喜怒哀懼愛惡慾之七而數情，非條理之言焉。善惡本分於擇有而發者，故性之於善惡未經思辨，則混然于善惡是非矣。非謂善惡混也。告

子曰：生之謂性，其言未遠。至孟子羽白雪白之間，失對。故至犬牛同性，其辨窮焉。噫！其白羽之白者，白羽之白也。白雪之白者，白雪之白也。羽雪同白，則同言白是物之所以大同也。羽而白，則言羽之白雪而白，則言雪之白是物之所以各異也。生與身偶，性與心偶，氣形以之分。犬有犬之身生，亦有犬之心性。牛有牛之身生，亦有牛之心性。犬之性，則犬之性也。牛之性，則牛之性也。

人道第三

上焉。君父兄長中焉。朋友宗族下焉。妻孥臣僕行此

齊語五
際者謂之人道。王者行之於朝，匹夫行之於身。師教士正，禮序樂和，棄之則王公辱，興僮喪身，賢不可離。而愚可使知焉，從事於斯，雖才有長短，智有小大，見有向背，皆聖人之民也。自是上之天地之道，造化之故，禮樂之文，經濟之業，攻守之術，博學溫故，致廣大，盡精微，士之能也。可使上者知之，而未可使下者知之也。而善惡無定方。伊尹廢主，周公討兄，王莽下士，田氏施民，可假善以為惡，可由醜以為美。有著叢雨行者于此，甲順之，乙倒之，順則叢叢低而禦，雨倒則叢叢揚而受雨，一叢二用，反跡如斯。苟情之適否。

事之當否，弗意通智燭，則不免失宜。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成，可以無成，成傷勇，所以曰中曰權曰時曰宜也。是以志未之善，無益于口舌之爭，心苟未自得，則雖辯可聽，雖儀可觀，亦亂正賊道。若逢此殺奪凶窟，皆善也不則活，予吉逢皆惡也。衆情適而知其善，事宜當而知其是，乃聖者之事。極天不墜，後世莫尚者也。惡與善偶，毀與譽偶，歸惡於己，推善於人，是借善也。受毀於己，讓譽於人，是分毀也。辨別非人情感應之事，好惡非意，智辨別之事故，是非皦皦，未適人情，善惡憤憤，難

斷是非。憤憤消是非。皦皦賊善惡。修之於參差之間。而不誤難矣。孔子譏微生曰。乞醋於其鄰。曾子出妻曰。蒸藜不熟。晏子使魯而反。景公起大臺之役。晏子入諫。公不聽。晏子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レ鞭不務者。國人怨晏子歸。君罷役。是豈皦皦之道。而人情適矣。是故親醜見者。子之罪也。君惡聞者。臣之過也。好人之善。惡人之不善。天下同情也。好人之善。則自勞。惡人之不善。則自懲。思得正者也。欲我之美。惡人之不美。天下通態也。欲我之美。則掩他惡。人之不美。則訐之。思之邪者也。人其孰無公私。通之於衆。則善惡是

非公也。獨之於己。則善惡是非私也。惡人之勝己。則妒生。欲人之從己。則怨作。故論佗則感應不接。而專由辨別。所以好惡正。而善惡分也。處身則感應先交。而私擾辨別。所以愛憎偏。而是非消也。故美空譽譽。則生佗之妒。醜空毀毀。則起人之怨。於是毀譽不與美醜並行。殺活予奪之機動焉。後漢諸賢欲使善善同其流。惡惡同其汙。於是善奮惡激。分黨レ比類。豈善道哉。抑諸君子之罪也。齊鮑叔之不可為政者。管仲恐其好善惡惡之甚也。吳張溫之見放時。諸葛論其清濁太明。善惡太分矣。宋韓魏公以不太分善惡。維

持朝廷叔度汪汪澄之不清消之不濁是其賢也豈謂之鄉愿哉故後世所謂賢者非行之不潔非道之不直非言之不危非節之不高惟截然噉然成名則有於從容安國步於艱難保社稷於險危鮮矣故善者不可以一德言之不可以一道概之

爵德第四

物有乎內者則必有行乎外者焉有者則行者之根行者則有者之表道德之天也而人之所以爲道德者擇其美修之而後命之者也修者荒之偶也人之道也何以謂之入之道修荒在人而不在天也是

以流水不腐艸木不垢人苟施技則井則淤焉苗則荒焉淤以待濬荒以待修是以鳥羽之文獸毛之彩終年不濯如斯其鮮如人一朝廢梳釵則髮毳毳而面含煤此故人道廢于荒而成于修矣道德本天之有以克給物給則無弗資者故其得于天者未貴修于人而後能貴猶穀之得粟於天而成精於人焉古曰達尊三曰爵德齒禮本三曰君父師爵者君臣之所以分齒者父子之所以序德者師弟之所以立通之則貴者尊而尊者貴矣分之則尊偶乎卑貴偶乎賤就條理言之人有尊卑之等立于父子有親疏之

分。分于男女。而達三尊於天下者。其尊齒也。老老之道。立孝道也。非爵則莫鎮。天下之憤憤。非德則莫解。天下之憤憤。而爵由君而立。德以師而成。蓋人之於禽獸。同其情慾。異其意智。禽獸之于意智。則喜怒止于己。人巧于意智。則悅怨結勢。故無鎮壓者。則弗勝。糜沸。無諧和者。則莫那瓦解。彝倫之條。理親疏以合。尊卑以立。是以父子兄弟者。親族。君臣男女者。疏族。處之者。愛敬。疏則敬。克親則愛。克愛敬一德。由所向異其道。是故愛敬則親之道。親不可以疏。處疏豈可以疏。處哉。古曰。報本反始。報本反始。愛敬之至。如夫

德尊

爵尊

此。心。人。道。滅。焉。今。孝。于。親。忠。于。君。事。天。神。奉。人。鬼。為。恩。使。為。義。成。皆。由。此。心。也。復。讎。報。怨。反。其。惡。聲。亦。無。他。倒。用。此。心。也。是。故。愛。敬。不。失。大。和。德。之。所。貴。也。人。已。有。情。慾。又。能。有。意。智。意。智。萬。變。薰。蕕。錯。雜。賢。正。欲。自。治。姦。邪。以。動。搖。民。不。能。自。防。其。暴。不。能。自。折。其。訟。於是。仰。之。於。君。上。君。上。不。能。自。衣。食。奉。養。以。資。之。於。下。於是。上。則。為。下。勞。心。於。事。下。則。為。上。役。力。於。奉。自。天。觀。之。亦。各。執。其。役。各。各。自。為。各。使。己。親。受。其。安。逸。下。不。為。上。執。役。上。設。刑。戮。之。上。不。為。下。執。役。下。與。亂。病。上。自。人。言。之。君。有。四。海。之。人。下。仰。上。一。人。上。以。敬

下為禮下以奉上為義故爵定而等級序分定而天淵隔僭則貶焉犯則誅焉故上安其位治其下知其分勤其役苟己如是猶視聽戒手足手足護身首故蠢蠢之民安眠鼓腹比隣相親擊柝重關暴客遜藏農工商賈通其力各厚其生是爵之貴也夫爵之貴貴能號令控制衆庶以予奪殺活之謂之權柄上而失權之柄勢與匹夫等奉其權蓋有道也據德之謂也請嘗論之夫人具愛憎之心持殺活之技故愛也煦而育焉惡則殺而屠焉是爵之所依而非所以立焉立者德也失德則失其權藉使卑且小而據此

德者人不得不尊親己尊親之愛及屋上之烏於是桀紂之貴不得比身於牛醫之子德之尊也德也者道之內有者道也者德之外發者道雖千萬一以貫之夫親子尊卑之天君臣貴賤之人共是天序粲然弗可濫矣是以臣無貳君之道子無畔父之理上下之分也禮義之節也然人情勃窣憤恚激猜加以智技之狡黠於是衆巧巧於君衆勢猛於君於是雖天序粲然分定義分無貳道畔理勢蔑亂天序犯分犯義畔道戾理乘車墜載駕馬嚼人名分之定法令之嚴不能制土崩瓦解恩惠合衆歡下者踰越雖於義

不嫌人猶許其南面。是以德能合天人。匹夫可以爲百世之師。何所羨而引涎於彼。作威作福。以玉食者。故高士欲分一豆之芥。而富貴咲而斥之。其極爲癩人見憐。由不知德之尊於爵。竟并爵失。是豈人君焉哉。爲人之下者。惟見爵不見德。至白刃加首。始知上蔡逐免之樂。雖知而晚。昔者以天子之尊。猶且設大學之儀。取子弟之禮。北面磬折。養老乞言。而後之有爵位者。不知本此。莅下而倨。事上而諂。珍重權柄。欲以此壓人。伸己忤則誅之。陵則罰之。控制在手。致此悶悶。於是有道之士。搏而去焉。潛而藏焉。病而臥焉。

爵德政

剛者觸而斃焉。懦者畏而隨焉。至愈下則恚而格焉。竊而弄焉。奪而取焉。極矣。道者祭然發之於德之混然。於履而行之。則接天神地示處。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吉凶軍寶行藏語默。有天之則。有人之誼。建諸天地。質諸鬼神。學以知之。禮以行之。雖有犯之者。而弗技。故其人可陵可侮。可屈可殺。惟義不可辱矣。樂順境。苦逆境。賢愚何隔。然而其寓樂也。小人於情慾達者。於意智縱情慾。則侵漁於色壘。斷於利。朶頤乎勢貴。睚眦乎怨讎。逢者隨其所寓而樂。動而無咎。顧而無悔。不以趙孟之所貴賤。以自貴賤焉。雖千乘之貴。不

慎其機察其勢徒稱規矩準繩數墨於故紙上加之
民人方枘圓鑿安能相容又通其意曰無好奪之情
則胡美擇讓無欲貴之慾則胡美取謙修之於外也
處乎人有此情慾修之於內也處乎己有是情慾情
慾無思辨之明而索之於意智之運爲而意智有通
塞蔽悟蔽塞不自知其蔽塞傍觀則公道見焉故運
爲之巧人人弗同立言垂範其態千萬是猶草木之
區而別也盍區別其分索發華收子同受其雨露者
故雖同其所同各各有好尚故使其運爲出一轍造
化猶不能焉而規規求諸君令臣父令子師化弟子

我惑之西施毛嫱天下同稱其美若使二人對立不
知其容貌如鏡前之人對鏡裏之影哉若終不能如
鏡前之人對鏡裏之影則雖美則美亦不一其美然
則其說之髮析毛分篋諸天地鬼神不謬者蓋鮮矣
天地不言鬼神不語而人則立康莊之衢達者勸懲
世於大同不問好尚於各態知者當號令風靡四方
環共之時深探糜沸之情土崩之勢務苞桑慎履霜
是以我後處人之欲先之心我下處人之欲上之心
也有爵據權之柄有仰者抑之有前者挽之有不奉
令者誅懷德者否人仰則我俯人前則我後人不奉

則反求諸躬。爵之為尊，猶嶽眾皆仰焉。有不仰者，則失其高也。德之為尊，猶壑眾皆歸焉。有不歸者，則失其卑也。故修其德者，無求于爵。欲保爵者，有求于德。自古抱德之士，高尚其事，好德之君，屈貴於賢，喜其高而峻其勢，終致潰崩。喜其卑而下其德，其德愈大，是故以德雖臣，而或師也。以爵雖師，必臣也。爵德并行，而君師之道不悖。是以周武齊戒，端冕東面，受丹書於尚父。漢明祖割鬻饋南面，抱經於辟雍。

諸子第五

儒者稱為聖人者，迺古之王者也。王者為治天下者

聖治

也。故其道則治天下之道也。眾之所共由，功期濟物。夏殷尚矣。文獻之所徵，唯周之治也已。此乃周公之所建。孔子之所述也。周孔逝矣。道墜譚士，人以胸臆想像聖人。各道其道，以張是非。蓋人之立天地，其所以倫則君臣父子。其所民則士農工賈。其所材則金木土穀。其所事則吉凶守禦。聖人欲正其德，以利其用，厚其生，使保其天和。是故有禮教政刑。禮教政刑，雖弗可廢，思以禮教化人，不樂以政刑率人。故設學教人所學者。詩書禮樂，周之治也。是以王制曰：順先王之詩書禮樂，以造士。周禮曰：使之修德，學道德已修。

善惡快上

二十一

詩

道已成出也可從政處也可裕身故從事於詩書禮樂者可謂士矣可謂學者矣是以學者造士之地詩書禮樂者教化之本也請論四者大較詩有大義四一曰樂章二曰誦獻共古之禮也三曰賦詩達意四曰斷章取義共禮之後興者也夫古之詩者雅頌之正二南幽六十餘篇耳矣而雅頌者自朝所播風者自國所舉也詩雖發性情其實樂章也樂聲於器詩聲於人相和以成分則彼以律呂節奏此以文辭性情合以用於宗廟房中以用賓客飲射程大昌詩議曰南雅頌樂詩風者徒詩二南幽蓋自徒詩上樂與

召穆公曰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晉范文子曰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使勿兜卷阿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烝民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崧高詩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桑柔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民勞詩曰王欲王女是以大諫板詩曰猶之未遠是以大諫誦獻之禮也蓋不出于勃窣理窟而通乎優游諷咏之間焉而王制則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今考二南多詠文王而幽多在周公則是制作

警晉五 善惡快上

之日所舉者。侯國之所陳。安在成康間。然無其徵焉。
王制若可疑。然變雅止於幽。則爲之誦獻亦足。變風
多在東周。難具諸陳。觀詩者在太師者也。故正考甫
得商頌十二篇者。於周太師也。而孔子時。亡七篇。則廢
墜可知也。是以其及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者。修其
存也。王德荒而變雅陳。王室衰而變風出。十二國風
非周公之舊典。陳觀之義。益可疑矣。變風詩人之諷
詠。非東周巡狩之舊物。誦獻之餘。風擇收諸瞽師。故
春秋士大夫之所賦。季札之所聽於魯。皆同於今。而
逸詩僅存。則周季三百餘篇。瞽師粗有其數。家語稱。

孔子曰。刪詩定禮。曰制作春秋。夫制作者。開國之舉。
語所謂作者七人。說者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刪
定制作。非夫子之任。史遷繼曰。詩三千。孔子刪爲三
百。孔子者周人。述其任。而作非其任。唯一注意於興周。
而弗可復爲。悵周公之道。將泯滅。於是取其詩書禮
樂。修傳來學。王風不上于雅。魯頌不刪于商前。何在
刪作。故孔子嘗自稱三百。不曰三千。夫詩者言人情
者也。情感於中。咏嘆爲聲。王者之業。在治人。治病弗
識病情。治人弗識人情。何以爲之。曰厭浥行露。豈不
夙夜。謂行多露者。以觀貞女之裁情於禮義。日期我

乎衆中。要我乎上。官者以觀。淫人之直情。無所顧慮。禮義歸於意智之正。而情慾之機藏焉。執政柄者。求意智之正於下。以屈人情。則豈不致怫鬱焉。是以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苟且于此。不慎一豆之羹。足以覆三軍。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佗人。其昵其偕。老同穴。一旦覺生。向背相異。慎微於此。詩則匹夫匹婦之愛惡。足監湯武桀紂之事也。誦之於朝。風之於野。可以興起善心。可以觀視人情。可以羣怨。可以事君父。有得乎情也。而不言於斯。唯曰。今之三百。非孔子之舊。變詩空放。不空講。果然則衣錦娶

衣亦鄭衛之音也。詩序曰。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故雅者王者之詩也。風者諸侯之詩也。而杞宋王者之後。周不以爲臣。魯雖爲諸侯。許廟食文王。將比盛於二王之後。是樂師之所不取。風於三國乎。頌者美盛德。贊成功。告之於神明者。周之外。惟商魯有。而商僅得五篇。則杞之不存。可識矣。蓋魯之有頌。季孫行父所請而作。列在周頌後。宋魯且無風。何王而有風。蓋朝廷陳獻之詩已亡。而徒歌之風興于下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春秋作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者。

言宗周滅而誦獻之道微也。春秋之法，周公之制，侯國各存其儀，赴告猶有王室，因茲維持，是以孔子修之以繼東周以前之治。其謂之作，猶謂就爾。竹書紀年本魏王家中物，通東西周書之策，書謂之周公之制，不修春秋，宜若紀年，然焉考紀年之書法？至幽王元年，皆書即位，至東遷之後，不復書即位，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宗周為墟，東周勢與諸侯等。時人以為一大變革，時雅停風起，有故而然。周詩雖降于風，而猶以王稱，春秋雖以隱元年，而猶係之於王一觀其衰廢，一觀其名分，周禮之存者也。雖世及春秋。

而揖讓之間，辭命微言，宛轉于賦詩中，非後世之勃率是賦詩達意也。詩義本一至變化活用，其義無極。夫子之可以言詩者在此，而不在本義，是斷章取義也。皆孔子之所周旋，所謂禮之後興者，所以為義之府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苟欲治邦家者，非多畜已往之治亂以為懲愆，則不能焉。書者，虞夏商周之往轍，勸懲之龜鑒，隆污失得，史弗可掩，故謂孔子序書者得其實，謂芟煩亂，剪浮辭者，推量之言已夫。稼不修則不登，穀不修則不食，吹毛之利成于淬礪，照乘之光生于琢磨，垢面被髮，國色失天豔，箕踞搯

序書

禮

禮樂

瘁高貴致狎侮故君子之視聽言動莫所不修焉禮
 者修道也仁義道德雖貴而非修弗成君子之道無
 往非禮者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玉帛鐘鼓禮樂
 也能序能和禮樂也人之倫已序人之情已和和樂
 以耽如鼓瑟琴未有如是而邦家不治者能序能和
 踴躍焉洋洋焉閭里鄉巷優游諷詠宗廟朝宴穆穆
 相和樂者治之成功以暢於聲音容貌若不然而求
 諸宮商之末縱致竹懈谷伐桐嶧陽伶倫調之變和
 之豈能令人樂之乎樂家多溢辭初學空汰其溢焉
 夫哀樂者人之情也樂易淫哀易傷情之常也樂而

末世

不淫哀而不傷心之節也故樂者使哀樂之聲和之平之
 若其聲淫則游蕩感激使聽者泣焉慕焉散焉荒焉其弊
 亂閨門延女謁覆國家而已是雅樂之所以正性情淫樂
 之以荒情志也周之置官曰禮教政刑誠廢一不得者也
 然而周公將陶冶之於禮樂而寬政刑孔子不為政是以
 其所教文行忠信及周之衰人觀寬之弊而未觀急之弊
 商鞅用之逞於一時韓非以慘刻之性著書立教始皇用
 之終有天下今稿目思之制作之業始于聖人而終于始
 皇降王新稱皇帝廢文教壯國威罷封建起阡陌廢詩書
 行律令疏骨肉之情嚴君臣之分服御稱號大非三代之

舊於是造士之法廢於詩書仕進之途開於律令是以後
世雖有治之君以始皇之禮臨下雖抱經之士由始皇之
儀事上千歲莫之能改可謂絕世之豪傑雖然其德不及
胤其威裁沒其身則先王之道巍然存其間先王知天下
之情慾不可鬱屈又不可放恣焉是以貴寬恕賤慘酷似
齒之不能與舌爭久焉無齒者猶能飲食無舌者不可立
矣是人道之所以不可廢也然而人道忌荒就修於是禮
樂以文之忠信以行義仁之事也是以禮苟合義則雖先
王未有之而可起也如是則居也成德達也化國沿革損
益者有義而存自挾書之律設是古之法行而籩豆

揖讓廢焉漢興后倉掇輯之於焚餘純駁共存而異
同錯見可以觀考之可以法行之欲觀而法之者不
知其世移物換不能學柳下惠優孟其治具遺典次
配四時並當五行加以己之意見建之模範欲驅其
悶悶者分銖絲毫不差之於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道墜儒家之手棊散瓦碎衆旨失相故當今日之
世者唯在有大同之德行大同之道佛之名由說佛
而得道之名以說道而成儒之名以何得之周禮天
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
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

儒

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
 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民者衆也得民猶統
 衆然則儒者九兩之一以道統人者也周衰而官失
 其守士之誦詩書講禮樂者遂負儒名道歸儒而治
 與道離焉治與道離焉而先王之道歸副墨洛誦於
 是其人誦典籍據文墨修身守法以先王之道而傳
 來學以族後之作者故儒者所傳者先王之道也而
 先王之道則非儒者之道矣由是觀之儒之爲名尚
 矣而稱爲儒者自墨者分立興蓋先王之道容是非
 而馭國人後儒之道立是非而爭衆人是非雖嘗而

墨

非馭衆者之所宜爲心先王之道非後王之道也本
 禮教而正政刑者乃先王之道也末禮教而執政刑
 者後王之道也是故王者以天下爲心千情萬態疏
 裁爲禮物陶冶之道大也不以所見異置赤子於愛
 外道與治離是非上口舌周時始抗儒者墨子爲魁
 雖揚朱並稱揚者實雌今讀墨之書其意在交相愛
 兼相利以欲薄葬短喪惡時之厚葬久喪費財僞哀
 相妨愛利極口訾孔子訾而弗置誣之謂之孟子學
 孔子者也激彼誣謂欲痛攻大挫故於愛利務排之
 非薄葬短喪之二本無親一謂一激共非其平以非

老子

平者為平論矣。是為英雄所欺也。荀子亦孔徒。引堯舜禹湯文武加之儒名固矣。老子之時治未與道離身為柱史。最知禮而識禮之弊。煩文失擾。苛意在易簡。而其意幽遠。其言奇激。是以其道不道。世之所道。子思傷其廢。禮教失常。道之出天。行乎彝倫。又言天道之誠明。敵彼之虛無。其以與老抗衡。其言高遠也。雖然其道共在天下。猶雖綸網異。其意各在魚而比之於後世。其爭也。君子老子猶龍。幽遠之意不易窺。奇激之言難見實。是以不能讀其書者。以踈傲簡慢為真。以禮貌修飾為偽。莊列亦老之徒也。見趣

韓子

不已遠已而燕齊之士雜以鄒學。漢賊加以風角。既而長生作家。禱祀為業。別製衣冠。為佛之對偶。於戲老子。莊列祖之。申韓祖之。黃冠祖之。清譚祖之。似霍光之不得其子。以覆宗社。立言奇激之所致。其責有不可辭者。韓非術倣商鞅。津津數萬言。唯在強君弱臣。威柄在上。賞罰運天下。故其法棄灰於街。亦誅在下者。不挾是非。不分賢愚。頤使之從。韓非挾之入秦。始皇殺之。今讀韓子。則始皇能用韓術。韓非何不甘心於地下。人情如水。爭保之於臨深。履薄土崩瓦解。勢之所至也。賈誼譬之以鞭狎狗。信哉古之君臣。陵

佛

夷于寬。秦之上下土崩于嚴。君臣之間空寬空嚴。非秦制之偏。非也。唯不置嚴於優游和樂。而驅之於畏懼。肅殺以觀。不如古之遠焉。漢之君臣粗窺老子之意。寬簡以收。有所懲也。雖然其君臣之嚴也。襲秦制百代不革。佛者身毒修為之法。悉逢太子之前。固已有焉。將不用賞罰黜陟。而教各自求善厭惡。遂脫履萬乘。以入無為。其所謂外道。猶孟子之於楊墨。於是梵漢之法。其撰大異。故漢教以解禍事。經濟為其本志。梵教以棄恩入無為為其本志。夫天下之事。有利則害從。有損則益從。勢不得不然焉。佛之於教化。百端欲以厭為惡。

之心。以向乎為善。故方便之法。奇幻百出。餌情慾。鼓感慨。已能收人心。而引舉之於覺地。已而身立覺地。如飾積寶王者矣。甲獲玉。還積乙弄積。失玉借不失為善焉。覺現威容。居尊於人君之上。設賞罰於冥冥。信之甚於親受之。於是奉覺之威容。持冥之賞罰。以為糊口之業。以開一世界。不織而衣。不耕而食。高山之巔。綠水之洲。金殿瓊樓。玉樹瑤花。攢簇彩霞。縹渺于紫雲之間。仙童弄笙。天女供食。衆情唯欲佞佛。而得其憐。投金而買其福。衆皆隨前導之呼。拮据之財貨。荏苒移其中。諸子雖有議論。而皆在一王之中。在一賞罰之中。論

事唯人主之外別握賞罰之權隱為一敵國動拒
 王命者唯佛為然蓋其道之入震且雖於漢明哀帝
 時有伊存口傳浮屠經事溯此武帝時漢得休屠祭
 天金人宋王懋悉之於野客叢書其徒則以列子中
 孔子說西方聖人為徵猶尚不已曰所謂彼蒼頡之
 臺乃迦葉三會之道場殷末周初已垂化是廼撫弄
 華啞之餘術延至兒孫唯佛之道有覺之一字未得
 覺之一字沈溺生死苦海沈溺為資自莊嚴其極樂
 世界焉儒者學士之稱其教者仁智禮義故孔子居
 魯衣縫掖居宋冠章甫千言萬事惟君臣父子男女

長幼之間也及分意見學在筆墨趣成識見剖析錙
 銖而守戶護門和同見吠異聲蓋議論者流汰同於
 異愈汰其境愈小馭衆之道和異於同愈和其境愈
 大唯異之難和于同者汰之於畔大同於是有予奪
 黜陟豪傑之徒取已之所抱技癢於御衆法家主政
 刑迂禮樂之寬裕墨者本愛利厭禮樂之煩費古曰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亾譚士以所見之
 向背各不相容欲出是非於一途猶求狗亦唱曉鷄
 亦守盜夫馭衆之道名分位序禮文制度監之於古
 有損有益準繩已立從其名分由其位序馳驅有範

假使老墨申韓立一朝。各藏其好尚。以伸其能。若違時王之禮制。則各有其罪焉。於是道士釋子亦遊其中。優人妓倡亦遊其中。况各抱其才有濟衆之志者乎。故趨舍嗜好之殊。識見取舍之異。安背繩墨以亂馭衆之道。此故先王之治。非言行出一轍。嗜好歸同途。君子樂其樂。小人利其利也。教化荒而議論熾。我有所得。則思以之回天下之視聽。羣雌孤雄。孤雄欺雌。主與我德近者。推與我好同者。故李耳宗軒轅許行稱神農堯舜之道。墜儒者之手。老佛之教爲道士之俗。以其好尚歧分派別。彼言我避。甲護乙訐。或張

異立門。或汲流糊口。共非王者之務。故尊佛者則將高其堂。修其法。以祈冥福。濟衆生信。儒者將火彼像。廬彼室。復周官歌韶武。互相抵排。各鬪空言。使辯雄者勝。譬之是猶有一醫療一病人。論其因。列其方。分經絡。辨生剋。其言鑿鑿。如可聞焉。由悅其說。服其藥。煩悶彌篤。於是始知前鑿鑿者之妄。召衆工。議之衆工。謹然論前治之謬。言後治之可施。吐下攻補。衆論不合。各有可聞者。然此中必有善者。善者未施焉。勝不善者。不善者未見跡焉。服善者。當是之時。不使病者巧於醫。難乎免。是以我之所趣。託於古言。我之所

撰委於古人。好則誣諸先聖。惡則削諸舊典。訐也。洗垢求瘢。護也。鑽皮出毛。先王之道。雖衰而後王之守也。後儒之學。雖美而議論者流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舊章。世不之舉行。儒者誦而傳焉。於是教化隱。編帙議論。務守禦。孔子其衰矣。故箕子老聃者。武王孔子之所貴也。今取其書讀之。未全與武孔一焉。蓋古之人。厚取人之長。而寬責人之異。故人以盡其言。身以受其益。百家之議者。各好尚也。天下之情者。同感應也。譬之天地。容萬物。不求其異。於同萬物。統於天地。不厭其同。於異上。而日月星辰。風雨霜雪。下而山野。

湖海艸木鳥獸。雜然而相遊。千義萬義。聖人不能齊之。天地之大。同萬是非。不能違之物之情也。故舉世以為是。而有未是者。舉世以為非。有未非者。而又有舉世以為是。而不行於世者。有舉世以為非。而不廢於世者。故惟達者。不為舉世之所是。改其操。不以舉世之所非。失衆情。舉世之所是非。尚然。況各好尚哉。始皇亾於偶語之禁。子產興於鄉校之議。不議則何辨。欲辨。張是非。孰以善告。是以善空擇矣。非為惡惡也。是空取矣。非為非也。故其盡才也。非責人之不及。其修身也。非尤人之不修。見有向背。才有能否。奚期。

之於一轍。惟身修則君子之徒也。荒則小人之類也。是故智愚聖凡才也。邪正善惡修荒之間也。由可治千乘之賦。亦可與賓客言。子夏跂及子。騫俯就。依性而勉。依才而用。故或黽勉王事。或高尚其事。陳力就列。不能則罷。車之難水。舟之難陸。所以車之能陸。舟之能水也。是以大德無所不容。大道無所不行。聖人之治也。然而各家之議論。足監得失。則馭衆之所考。在慈。制作不取於此。則將何取焉。管子曰。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

之也。不可以為大巧。聖人復起。不易是言。

贅語五善惡帳上



